

對於廟產興學之意見

王驤陸上師 著

# 《对于庙产兴学之意见》

王骧陆上师 著

2022 年 12 月排版



HOME OF THE HEART

以般若为宗 以总持为法 以净土为归

## 对于庙产兴学之意见

前几天上海寄来中国佛教会发行的一种印刷品，因为中央大学教职员邵某等发起庙产兴学，因此大起反对。我以为双方全多认错了题目。我希望在党国之下有公正的政府、明白的国民，把这问题彻底解决一下，免得发生别种误会；并且在国民大会之前，佛教团体应有一定的准备。特地发表六层意见，作我的贡献：

（一）我人对于庙产兴学的事，是极表赞同的。本来庙产根本上是用来兴学，不是专养活僧尼的。但是兴佛学，不是作别用，各有各的界限，和天主耶稣各教堂同一性质，所以僧尼不宏法、不兴学，是僧尼放弃责任，自有佛教团体去理论，断不能因此牵到庙的本身上去。好比一家商店，经理办得不好，只有股东说话，辞退经理，岂有商店充公之理，稍有常识的人就应明白这种公理。这一层是全国民众应当认明白的！

（二）邵某主张庙产兴学，并非没有理由。但兴学是政府和大家的责任，不是佛教团片面的责任。只要政府减少兵费百分之一，教育界就大放光明了。现在军事结束，兴学是第一根本重要问题。政府既未表示消极、声明不负责任，亦未指令教育界在庙产上想法，那末教育界应积极的向政府据理力争、正当要求，不应消极的放弃了政府一边，却来攘夺那可欺的和尚

的饭碗，违反民意。至于党国基础，要靠庙产巩固，这政策也甚可怜之至了！欧战之后，各国内部经济恐慌，千倍于中国，只因政府调济有方，不久即恢复原状，并不闻其允许人民对于有产的天主耶稣教堂有何种夺产的行为。可见政府的地位，自有应施的伟大计划与公正的调济政策，所以保全政府的威信，不能让二三子垄断攘夺，损害政府的体面，这一层是政府应当认明白的！

（三）先总理拿三民主义来革命，革命成功，是主义的成功；人民信仰，是主义的信仰；违背了这个主义，即是反革命。所以僧尼不是外国人，这就是民族；人民有信教自由，这就是民权；人民或团体有固定的产权，这就是民生！“寺庙财产及法物为寺庙所有”以及“宣扬教义维持戒律及其他正当开支”等，在政府已有公布的法令，住持是个代表，明令保护，即是尊重三民主义。倘若轻轻加上他一个地主资本家的罪名，一概抹煞，则国内除僧尼之外，拥地数万亩，积资千百万的居民很多，无一个不人人自危！事未必成，怨已先结，空使人民恐怖，添生厌恶，反使人民误解三民主义，又岂是我党国之福？这一层是党部应当认明白的！

（四）不肖僧尼的腐败，深入群众的脑海，实已无可讳言，目下除了几个大丛林几个大法师及少数僧尼真实发心宏道之外，其余多不堪问闻。究其实，只是中财产的毒，平时养尊处优，不肯宏道。即以北平一地而论，如财产最多的法源寺，

就年年打官司，月月换住持，真不成其局。可见庙产用来兴佛学，是施主的宏愿。倘用作个人私产，平添许多恶业，失去施主的本愿，倒还不如引魔入室，全数夺了去，落得个干净。我以为庙产在有道之世，是可以兴教的；在颠倒之世，反可以害教的。物必自腐而后虫生。从前众居士苦口劝僧尼宏法布教，他们何曾肯听半句，及至外界后夺之声一起即又蚁聚求救，不知佛法兴替，只在人心。人心即是佛心，心地清静，即是净土。如果真心宏法的道场，当然有人出来保护，自己亦不必恐慌。否则魔由自召，纵有贤明政府、发心居士，也无法保护了！就是大士现金刚相，也只是护法，不是护产。先要办那打倒戒律不守清规的僧尼。这一层是僧尼界应当认明白的！

（五）庙产的关系既如上述，可见庙产本有自身正当的用处，此后佛教界当然有自兴的改革，断不能一任外界攘夺的，请你们不必费心思！况且庙产是固定团体的主权，由施主委托和尚兴佛教、办佛学。如果和尚不办，是和尚的不是，岂有任第三者夺去就算了事呢！譬如甲付钱予乙，托其办事，乙把钱盗了去，不办事，忽又来丙夺乙的钱，半斤八两，就按法律手续来研究，请问对不对呢？这一是促进会应当认明白的！

（六）自民国以来，佛教各团体对于庙产，除了请求政府保护之外，始终无切实办法。因为政府尊重先总理遗训，顾全民意，所以明令保护，不为己甚。但居士方面，以为政府一有明令，就算责任已了，一切不管。于是不肖的僧尼又照旧放任

起来，全不悔悟改良，长此以往，终非了局。愚意此后居士，当认清题目，我人是护法，不是护产，但也不能任外界来攘夺。对于政府，当示以办法，发挥我们佛教团的真正精神，应联合南北有名四众，共同讨论一永久办法，要求政府设立礼教部，各省分设礼教厅。本来政府对于蒙藏专业为边务起见，以及管理各国天主耶稣传教等事，亦应有所组织，以张威信。只因无人主张，政府也没有办法了。如果政府有此认识，一切整理都归在礼教部去，用大刀阔斧的手腕来整理一下，省得和尚和夺产的双方捣乱，反使真正苦行的僧尼，无故受极大的影响，更替一班地方上新土劣去造机会。今日用佛教的产，兴佛学的事，只要办理允洽，哪能个敢违背公理、出面反对？就是邵某等岂有不表同意的道理！切不可再用老套，发两次通电，托几处人情，就算了事。我敢说十几年来的因循坐误，我居士们应负一半责任的，如果真正发菩提心，应把大悲方便，一齐提出来才是。所以最后的办法是要四众的合力、一致的主张。这一层是居士们应当认明白的！尤希望大家特别注意的！

（本文曾载《中国佛教会月刊》1931年第13—19期合刊、《大云》1931年第102期、《正觉杂志》1931年第7期、《海潮音》）